

论陶渊明归隐的挣扎与追寻

——基于《饮酒》其四的诗歌文本分析

付晶

陶渊明是我国古代诗歌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他被域内外学者称为“隐士之宗”，影响着许多中外文人墨客。本文从《饮酒》其四的诗歌文本分析入手，结合渊明的政治生涯与心境变化，试论渊明选择归隐的无奈与自觉追寻。

《饮酒二十首》是陶渊明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组组诗，我们所耳熟能详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是出自《饮酒》组诗中受关注度最高、也是被学者们讨论最多的第五首。陶渊明在其文学中创造出了许多种意象，比如“悠然采菊人”“悠然望山人”等体现渊明冲淡自然、怡然自得心境写照的意象，还有其他的比如具有象征“寒素的意味”的意象，比如《饮酒》四中的“失群鸟”“孤生松”等，而这些则表现出渊明不同于他人的独特的孤贞的寒素情怀：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晨，远去何所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

一、渊明的孤独——“栖栖失群鸟”

“自古时起就已有吟咏鸟的文学传统，如曹植‘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赠白马王彪诗）’就曾用‘鸟’来抒发苍凉悲壮的情怀”。陶渊明的诗歌中也多次出现了“鸟”这一意象，如“翼翼飞鸟（归鸟）”、“羁鸟恋旧林（归园田居）”、“宏罗制而鸟惊（感士不遇赋）”等等诗篇。细细品读《饮酒·其四》这几句诗，诗歌开篇以写实入题，运用比兴手法，用“栖栖”“独飞”刻画出了一只落单的在日夜寻觅的鸟儿，想努力找寻群鸟的踪迹、无比栖惶的鸟儿，其孤独的情境可想而知。细读此句能读出：渊明选择辞官归隐、离群索居，这里面其实有社会的排斥、有渊明悲观的无奈，“并不完全是他的主动选择”。

“渊明深处东晋末年，门阀制度日趋腐朽”，六朝社会可以说是门第社会，社会中的一切都与门第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在东晋南朝两代，父祖两代是决定一个人命运及前途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渊明在当时严分流品的门阀社会里显然是不得志的。作为亡国将领陶丹的后裔，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早期在排斥南方人士的西晋政治环境中苦苦追寻，尽管经过其不懈努力最后得以走进士林，但仅仅是中朝士林中地位极低的寒素之士，没能真正进入门阀政治，也没能让陶氏家族进入门阀阶层。这其实是门阀政治的情势所决定的，是得势的门阀一派压抑失意的寒素一派的典型体现。世家大族掌握着大权，寒素一派终其一生也无法走近政治。东晋是典型的门阀政治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东晋偏安政权本身就是北方南渡士族与吴姓士著

士族互相妥协的产物。其政权从建立之初便由几大家族所操纵，所谓“王与马，共天下”正是这一现象的反映，南渡士族中的王、谢、庾、桓等家族势力此消彼长，再加上吴姓士族的顾、陆、朱、张也参与其中，这便是东晋朝廷构成的基石。这一时期士庶等级森严，有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说法，普通中下层庶族地主根本无法迈入上层社会。作为衰落的军功贵族后裔，加上曾受到门阀压制不能进入士族之列，这种情况下淡泊自持、不露喜愠成为陶氏家族部分成员的首要选择，也是基于此渊明迫不得已走上隐逸与文业的道路。

陶侃一生的主要功业是在军事斗争中建立的，其在文化积累方面明显逊色。在其他士族眼中，陶侃只不过是个武夫而已，而正宗的世家大族不仅体现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更有文化层次上的原因。此外，陶侃还有南方土著少数民族的背景，基于种种，他在当时是无法融入士流当中的。但其对东晋朝廷的功勋又决定了他本人及其后代不可能同于一般庶族，陶氏家族在其后几代人的努力下，有逐渐向上层士族转化的趋势，这主要是通过爵位的传承和自身文化品位不断提高实现的。但陶渊明的祖父陶茂是庶出，未能袭爵，所以这一支逐渐衰落。陶茂还作过武昌太守，而陶渊明的父亲更加没落，甚至连名都未得在青史中留下。到了陶渊明这一代，“心远地自偏”的生活就更加潦倒，已与一般平民的生活没什么两样了。“无定止”“转悲”这一句则更加形象地描绘出失群鸟的悲观心境，这只鸟儿在苦苦寻找群鸟中悲鸣地独飞，在声声悲鸣中愈加孤独；陶渊明的这种“失群鸟”的出身与经历使他与门阀士族在社会地位上差距悬殊，这种阶级地位的悬殊使他在仕进这条道路上不可能走太远。

二、渊明的挣扎——“远去何所依”

诗人写“远去何所依”表面上是写鸟儿的离群哀伤，实则在抒发诗人自身孑然一身的孤独，而这孤独无从排解，他尝试过挣扎过，但都无济于事。“以往的研究者一般会从晋宋社会思潮的角度去重视渊明和魏晋隐逸之风的关系”，“去挖掘渊明内省式的‘返自然’，渊明和儒、道两家思想的关系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另外一个角度——渊明和当时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他对当时政治社会中重大事件的态度、以及他在从政期间真实的心理状态。渊明曾先后在晋末政局最为动荡的几年间出仕五次，期间与出身于东晋第一士族谯国桓氏的桓玄、桓玄之敌刘裕、刘敬宣等人关系紧密，而渊明本人也因其外祖父孟嘉赏识桓氏，所以得以先入桓玄幕而后在桓玄篡位后又就任刘裕参军。

在这“出仕五次”间，渊明的心情是复杂的。因

渊明思想中本来就有入世的一面，他对晋朝的存亡和时局的动荡十分关心，他关心人民、关心政治、一心想为国家效力。而渊明将自己置身于朝廷政治风云的漩涡中，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他本身是有许多无奈的。在晋末政局混乱的时候，渊明想施展才能、想有所作为，于是先后投入桓、刘的幕中。可是当他真正投身其中之后，却发现仕途中种种欺诈、虚伪的行为，不愿违背本性、不愿与他人同流合污以换取高官厚禄，也难以适应官场的种种约束和行役的奔波。渊明本是本性恬静的人，但也怀有建功立业的壮志。在晋末动荡的时期，渊明自愿置身于水深火热的漩涡中，作了许多努力最后得知已不可为时，毅然归隐。

陶渊明的出身及其家庭背景对其人生观、世界观乃至文学创作都有深刻的影响，也对他的知识构成产生重要的作用。他虽是东晋元勋之后，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却很难融入高门士族之中，他的非士族身份不仅体现在与士族阶级地位的巨大差异，更有文化心理构成方面的巨大隔阂。家庭出身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陶渊明的社会地位上，更重要的是还突出地表现在他的文化心理方面，包括他世界观的最初形成、文化品位的确定，以及知识结构的建立等。魏晋以来上层社会的清谈风气很盛，老庄玄学是高门士族的主要精神生活内容，盛行于东晋的玄言诗就是这一文化现象的产物。陶渊明在这方面不可能不受些影响，他自幼成长起来的家乡江州地区，就是一个各种思想流派汇集的地方，儒家经学、佛教、道教、玄学都非常活跃，陶渊明接受儒学受当时当地炽盛一时的经学思潮的影响，更是他家庭教育熏陶的结果。

陶渊明的家庭正如上文所说，与门阀士族存在不小的差距，阶级地位的悬殊必然导致文化心理的不同，门阀士族所热衷的玄学清谈风气对陶家这样的庶族地主来说，影响力是不大的，陶渊明从小受的无疑是传统儒家士人家庭式的教育，熟读儒家经典以及注疏，孔孟所提倡的入世哲学对归隐前的陶渊明有深刻影响，有道则仕，无道则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些都是传统士人的人生态度，只不过中国历来强调“兼济天下”太重视主观努力了，往往使人们忽视了儒家亦有“隐”的一面，那得要看当时的社会环境了，像东晋末那样一团糟的局面，一般中下层士人再有抱负也无济于事。

但即便如此，面对仕途，渊明还是努力地追寻过，他曾幻想自身能像“归鸟”寻找到归家的路途，被世人认可；他曾抱有美好的愿望，想尽一己之力入仕从而兼济天下，他面对渺茫的前途、面对腐朽的门阀制也曾苦苦挣扎，他也在追寻中挣扎、在挣扎中孤独、在孤独中哀伤，但是终究他败了，他输给日趋卑下的日风、输给了任何人都无法动摇的强力的“劲风”般的腐朽的政治制度。

三、渊明的追寻——“千载不相违”

漫长而孤独的寻找后却遇到了一棵“孤生松”，鸟儿知晓劲风之下本无茂密的草木，而这松却临风不凋、“凌寒独自开”，哀伤的鸟儿在这松树看到了自己，仿佛找到了知音；也因为有了孤生松的风雪与

共，这“失群鸟”不再孤单，“已得所”“不相违”再次重现“不为五斗米而折腰”诗人的高洁的志向。

自魏末西晋以来，士风大变，以诗文创作的趋尚为例，正始之风、太康之音便迥异于建安风骨，竹林七贤全然没有了建安士人那种立功报国的豪情。这是司马氏高压政治的产物。此风寝馈既久，至偏安江左的东晋，玄学风气日益盛行，追求个性向往自然遂成为这一时期世风的主流，陶渊明委运自然的思想境界正是时代风气的反映。关于家庭影响，除了上文提的其父的影响外，还受其外家之影响。陶渊明曾为外祖作传，其中形容孟嘉“冲默有远量”、“行不苟合，言无夸矜”、“好酣饮”、“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傍若无人”等，这些性格行为都深深地影响了陶渊明，以至于将这些评述系于陶公本人身上亦无可。可见陶氏无论是本族还是亲族，都有着浓厚的世外高士的文化氛围，从而深深地影响了陶渊明后来的人生道路。

读陶渊明之诗，尤如见其人，朴素、平淡，没有华丽繁缛，然而其意境神韵无限，读后“如见山川河流、夕阳炊烟，一派怡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给人以一片舒心、悠顺的心情”。他努力探索黑暗的根源，寻求一个纯洁的社会，但他只能用“自然”之义去净化人间的道德，他以纵浪大化的恬淡心情去顺应自然，想努力摆脱人身上的虚伪和名利的欲望、恢复上古时代人类的自然本性。

“陶渊明敏锐地感受到社会的腐败、虚伪和黑暗，他开始追求一种理想的生活”。事实上，归隐是陶渊明找到了“孤生松”这一归宿，并且表达了“千载不相违”的志愿。为了追寻个人内心自然的愿望，他放弃了对社会、对家庭与家族的责任，他选择回归自然，其代价是承受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他选择避开风口浪尖、避开政治漩涡、避开黑暗和虚伪，到达他内心的世外桃源，他勇于面对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他追寻的是自己的本心愿望与独善其身的人格追求，他追求心灵的和谐。“从独飞的“失群鸟”到寻找到与共的“孤生松”这一归宿，从被动到主动、从遭遇排斥到寻找到独立的人格，这正是渊明自身的追求”。渊明是崇尚自然的人，他追求理想与行动的统一、思维与行为的一致，他向往最终的心灵的和谐。

课题项目：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校级课题“中国古代文学课堂教学模式创新的研究与实践”的阶段性和成果。

作者简介：付晶(1990—)，女，汉族，吉林长春人。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文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